

郭沫若家事

Guomoru Jiashi

蔡震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郭沫若 家事

Guomoruojiaoshi

蔡霞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家事/蔡震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0222-634-0

I. 郭… II. 蔡… III. 郭沫若(1892~1978)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9989号

●郭沫若家事

著 者/蔡 震

出 版 人/方 鸣

策 划/郭岭松

责任编辑/郭岭松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梁小位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印张/18.25 字数/196千字

印 刷/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2-634-0

定 价/33.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定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a.com

e-mail:oveaschina@sina.com

目 录

第一章 “一片伟大的苍凉”

- | | |
|------------|-----|
| 1、铜河沙湾 | 001 |
| 2、“两个麻布”起家 | 004 |
| 3、“临风诵我诗” | 008 |

第二章 少年“反逆者”

- | | |
|-------------|-----|
| 1、“绥山馆”沐浴新风 | 015 |
| 2、发现历史的诱惑 | 018 |
| 3、“纵横是破了脸的” | 024 |
| 4、学堂里的风潮 | 027 |

第三章 大江东去浪淘尽

- | | |
|-------------|-----|
| 1、换汤不换药 | 035 |
| 2、隔着口袋买猫 | 038 |
| 3、“乘风破浪会有时” | 041 |

第四章 东瀛求学路

- | | |
|--------|-----|
| 1、背水一战 | 049 |
|--------|-----|

	2、自立宣言	053
	3、任重而道远	056
第五章 吹起诗歌的芦笛		
	1、进入冈山六高	061
	2、鱼儿与少女	065
	3、考取九州帝国大学	069
	4、博多湾畔的遐思	073
第六章 创造“新鲜的太阳”		
	1、“我的我要爆了！”	079
	2、三叶传情	086
	3、时代的肖子	094
第七章 “开辟鸿荒的大我”		
	1、“两片嫩叶”萌生	103
	2、“创造者”的耕耘	108
	3、告别青春的浪漫	115
	4、戎马书生事	122
第八章 去国流亡路漫漫		
	1、跨过东海	131
	2、寻访中国古代社会	134
	3、在警视厅成阶下囚	138

第九章 爰将金玉励坚贞

1、解读甲骨金文的秘密	147
2、进“文求堂”为座上客	152
3、减轻记忆的负担	157

第十章 “渊深默默走惊雷”

1、憾无一面遍招魂	165
2、“此夕重逢如梦寐”	171
3、长剑耿耿倚天外	180

第十一章 “鸿毛泰岱早安排”

1、“又当投笔请缨时”	185
2、“两全家国殊难事”	190
3、扭转乾坤共担当	195

第十二章 非净胡尘剑不收

1、“鸡鸣风雨际天闻”	201
2、《雷电颂》响彻山城	206
3、白果树下书	211

第十三章 争锋不尽在沙场

1、和平民主诉心声	217
2、“倍添黯暗夜将明”	223
3、神州大地庆攸同	228

第十四章 “高歌吐气作长虹”

1、光荣与使命	233
2、经霜红叶恋故枝	238
3、创办科技大学	244

第十五章 文章自有千秋在

1、“蔡文姬就是我”	249
2、有兴何须月当头	256
3、《再生缘》外龙虎缘	261
4、“大而化之之谓圣”	265
5、“歌啸熏风放百花”	270

第十六章 “不教冰雪结奇胎”

1、烧书说与凤凰俦	275
2、再见东风第一枝	280

第一章 “一片伟大的苍凉”

1、铜河沙湾

在峨眉山西南麓邻近大渡河的地方有一个蜀乡小镇——沙湾。沙湾隶属嘉定县（今乐山），是个普普通通的乡间小镇，像大渡河两岸的多数市镇一样，只有一条直街。街面上青石板铺路，两侧都是木结构的房舍。逢赶场的日子，卸下临街的栅板就是商铺，平日里则是民居。小镇上的人和乡里的人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光绪十八年九月廿七日（1892年11月16日），镇上郭鸣兴达号内宅里又诞生了一个男婴，是商铺主人郭朝沛的第三个儿子。在这个男婴之前，郭朝沛已经有过七个孩子，多子多福嘛，可惜其中一子二女未能活下来。

男婴是午时出生的，母亲杜氏说怀上这个娃儿的时候，梦见一个小豹子咬着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乳名就叫文豹吧”。意思大约是希望孩子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这座宅院里



父亲郭朝沛



母亲杜氏

日后从文。郭朝沛给男婴起的大名是开贞，“开”是他们这一辈男娃排行的字，“贞”的古字同“鼎”，有显赫、盛大或更新之意。开贞行八，杜夫人便又唤他八儿。

开贞出生的这天是镇上逢场的日子，沙湾场上自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四面八方的乡下人担着自家产的货物来赶场。郭鸣兴达号的内宅里虽然都为添丁在忙乱，铺面上则依如常日地送往迎来。整个沙湾场看上去也是一派升平景象。然而，这升平景象背后的世道其实早已不太平了，其中一个征兆就是匪患兴起。

历朝历代，所谓匪患，多起于打家劫舍、杀富济贫之举。止于草莽者，只是绿林响马，有所目标者，便成为起义，而上了史书的盗匪，那多是侠客。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总生于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乱世之际。不幸的是开贞出生的时代，恰恰就处在这样的世道中。这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

沙湾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乡间小镇，在其隶属的嘉定府、县之内却又有些名气，不为别的，而以出土匪著称。“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铜河是大渡河的俗名。民间流传的这句话，说的就是此事。嘉定府境内的土匪大多



出自铜河流域，而铜河上的土匪首领则多出自于小小的沙湾。

此时刚来到人世间的郭开贞对于这种事情自然全不知晓，但他懂事后不久，就听说了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这样一些土匪头领的名字，也知道了他们所干的事情。不过开贞并不觉得这些所谓的土匪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乡里乡亲之中，甚至比开贞也大不过六七岁。在沙湾人眼中，这些土匪不过是乡间一些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的年轻人，只是他们何以会不务正业，没人去细想罢了。

铜河的土匪并不是无法无天，他们也有规矩。他们决不在本乡十五里内生事，他们绑票、抢劫，决不殃及本乡人，而所抢劫的对象，也都是乡间那些爱财如命的恶地主。这是他们所谓的义气。开贞听父亲讲过家里遇到过的一件事：有一年家里商铺从云南采购了十几担货物，运回的途中，在离沙湾镇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遭遇抢劫。货物全部被劫走，所幸办货的人没有被伤及。这是郭鸣兴达号第一次遭劫，郭朝沛安抚了铺子里的人，也只作碰上倒霉事罢了。

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一开门，十几担货物完好无损地码放在铺面的廊檐下。货物中夹了一张纸条，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大意是说，动手的时候以为是外来的客商，得手后查出一封信，方知为宝号的货，故原物奉还，并为惊扰到乡里而告罪。纸条上没有署名，货物也是半夜后人不知鬼不觉地送回来的。究竟何人所为，谁也不知道，但其实人们心里是有谱的。

给开贞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杨三和尚。这不只因为杨三和尚当时在沙湾场最有名，还因为小时候他们是一起玩耍过的。杨三和尚比开贞大不了几岁，却在十几岁上便当了土匪。有一次开贞与五哥在河边放风筝，杨三和尚也走了过来，站了一会儿，对开贞他们说：“有县衙的差人来了，请帮忙遮掩一下。”随即滚入旁边一个沙坑里去。开贞往远处看去，果然有两个背着枪的皂隶正向这边走来。他同五哥不动声色，仍站在那里放风筝，皂隶们走到附近，看了看两个玩耍着的少年，觉得没有情况，就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杨三和尚后来为搭救被官衙抓住的另一个土匪首领徐大汉子，在官兵往嘉定城押解徐大汉子途中劫了人，也杀了人——杀死一个把总。事情闹大了，



嘉定府、县专门派了兵到沙湾镇，抄了杨三和尚的家，还一把火烧了杨家示众，以儆效尤。开贞和邻居的小伙伴亲眼目睹了此事。有人冷眼旁观，有人幸灾乐祸，但开贞还是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就像“三国”、“水浒”中的那些人物一样。

从那以后，开贞再没见过杨三和尚，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闻，都带了传奇故事的色彩，后来就是听到他的死讯。不过在开贞脑海里留下的，永远是他们放风筝时那个十几岁少年灵动敏捷的模样。

又过了很久，当郭开贞决定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写点什么的时候，他写下这样一句话：“就在那样的土匪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那言辞之间不免含了些调侃的味道，但“土匪巢穴”几个字，决没有一丝贬损之义，毋宁说倒透着几分豪气。沙湾场上的人是不是多少都沾染了一点匪气，不能妄言，但开贞至少是从对于杨三和尚们的记忆里衍化出了几分侠义之气和反叛意识吧！要不然他后来怎么会写出《匪徒颂》，怎么会描写聂政、高渐离那样一些侠客的故事呢！

2、“两个麻布”起家

郭家因为有商铺，家业还算殷实，但在嘉定地区也就是个中地主主的水平。不过在偏僻之地的沙湾场上却没有超过郭家的。

郭朝沛该算个商人，但走进郭家的大宅子，却感觉不出多少商贾之气，门楣门框上那些楹联多是些警世警人之语。二进门上一幅巨大的匾额，上书“汾阳世第”，十分醒目。汾阳郭氏就是唐代名将郭子仪，有大功于李唐，被封为汾阳郡王。开贞家的远祖是不是能够追溯到汾阳郡王之后，已经无从考



证了。但开贞的祖上的确不是土生土长的蜀中人，而是从福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

中国历史上曾因为战乱或改朝换代，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北方中原地区迁往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汾阳郡王的后人大约就是在这样的人口大迁移中途经河南、江西到福建，在当地定居成为客家人。明末清初，蜀地因战乱匪患而人口锐减，于是又有了周围各省的人和远从福建而来的客家人陆续迁入。郭家的祖上就是在这一次人口迁徙中来到内陆蜀地的。所以，事实上，四川人祖籍外省的居多，像小小的沙湾场客籍人就有八成以上。

郭家祖上原来世居福建汀州宁化县龙上里，大约在清乾隆年间，先祖郭有元“背着两个麻布”辗转入蜀。不消说，汾阳郡王——即使真有此说的话——的余荫早已不复，郭有元几乎是白手起家。经历过长途迁徙那样艰难生活磨砺的人，自然就有了一股子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劲头和能相机而动的机敏。郭有元从跟马帮到自办马帮，自凿盐井，渐渐发展起来，置地建房，定居于沙湾镇。到了开贞的曾祖一辈，开办了郭鸣兴号，已经积累下不小的家业，人丁也兴旺起来，是五世同堂。如今郭家大宅门上悬挂的“贞寿之门”匾，就是朝廷为旌表开贞曾祖母邱氏百岁高寿而钦赐的。

开贞的祖父却有些不同，是个行走江湖的人。他与自家兄弟一起执掌过沙湾的码头，人称“秀山公”（秀山为其字），绰号“金脸大王”，在铜河、府河、雅河一带是很有名的。秀山公人在江湖，自然任侠仗义，有财利必分惠于人。但他在江湖上的扬名，换来的是“家业以是中落”。

到了开贞父亲这一代，因为家境日绌，郭朝沛少时便不能不辍学，十五岁即去盐井上当学徒，学习经商。三年后学成，回到家开始当家管事。郭朝沛秉性沉稳，人却极聪敏，珠算、中医，能无师自通，尤其善理财。他只身一人四处跑生意，酿酒、榨油、贩卖烟土、兑换银钱、聚纳五谷……只要有机会，什么生意都做，还总是能赚下钱。当然，也借着秀山公在铜河一带的名声得着不少方便，所以，没几年时间，居然就把其父散去的家业恢复了起来。

家业大了，兄弟之间便不免生出龃龉。又因为当家理财太能干，秀山公过世后，自家兄弟对郭朝沛就有了猜忌，疑其攒了多少私房钱。郭朝沛于是



灰了心，索性放开手不问家业。所以从开贞有记忆起，父亲给他的印象总是满脸愁容，郁郁寡欢。

到开贞懂事的时候，父亲叔伯们终于分了家，除去族中留的公产，分到郭朝沛手上的只有几十担稻谷和少许现钱。家里人口多，娃儿又在读书，这点家财自然不够用度，郭朝沛只好打点精神重操旧业。妻子拿出了私房钱，娃儿们也把逢年过节得的压岁钱凑起来，又向族里人借了一笔款子，以此为资本，郭朝沛又做起年轻时那些营生。不过他不再贩卖烟土了，因为他也知道那东西的流害。

郭朝沛运气还真好，虽然营生撙荒了多年，重拾起来不久，就给家里赚出了买田买地的钱。做生意当然为赚钱，郭朝沛也是如此，但他为人处世却慷慨大方，这大概是秀山公给他的影响。他懂点医术，常于乡里间免费行医送药，颇得乡人敬重。郭朝沛不断告诫子女说：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然不可不为。郭家宅子里的一副楹联也题道：“事以利人皆德业 言堪持赠即文章”。这成了郭家的家风。

郭家世代务农经商，到开贞的祖父一代出了一个秀才，于是族人开始鼓励读书。郭朝沛因为行三，到了他读书的年龄上，家业中落，所以少时不得不辍学，以后为生计奔走再没有得着就学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他把孩子读书的事情看得很重，常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郭朝沛在家里起了一个家塾，请了专馆先生为家族子弟授业解惑。开贞的大哥、五哥、叔伯哥哥们在到了读书年龄后都进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待年龄再大一点，就送他们去嘉定念书。所以到开贞这一代时，郭家已是沙湾场上公认的“书香门第”了。

与父亲的阴郁、愁苦相比，小开贞眼中的母亲总是开朗、乐观的。他更多地是从母亲那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亲情、挚爱、呵护。

开贞的母亲杜氏夫人是隔着大渡河的杜家场人。其父杜琢章，考中二甲进士，在云南做过几任县官，后来升迁至贵州黄平州州官。杜氏就是其父在黄平州任上时出生的，庶出。杜琢章在黄平任上遇到当地苗民起义，城陷之后与全家一起殉节，只有不满一岁的杜氏由奶妈背着死里逃生。奶妈带着



她流落在贵州、云南一带，几年后才逃难回到了家乡。先是寄养在舅父家，后来不堪虐待由外祖母领回。

一个零落了的官家女儿，吃了不少苦，自然也就没有染上什么大家小姐的习气。她十五岁上嫁到郭家，开始过的生活跟女工差不多，洗衣、浆裳、煮饭、扫地，这些活计都得做，生养的儿女，也都是自己操持。在小开贞最初的记忆中留下的，就是母亲背着弟弟洗尿布的情景。

杜氏幼失怙恃成了孤儿，又有过流离失所的经历，那性情和悟性自然就非一般乡间女子所能比的。她开朗、乐观，吃苦耐劳，立身行事都有主见。杜氏天资聪颖，虽然没有念过书，但仅仅凭着耳濡目染，也认得了一些字，特别是能够暗诵不少唐宋诗词。在开贞还只有两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做家务，陪他一起游戏，教他背了不少唐诗，像：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

这样的诗句，虽然说不上是佳句，尚在懵懂之中的稚子也难解其中的诗情画意，但朗朗上口的节奏和抑扬顿挫的音律，能使他从中感受到一种愉悦，所以，开贞在几十年后都还清楚地把它们记忆在脑海中。

母亲在无意中给开贞上了诗教的第一课，他后来回忆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我以决定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

杜氏的手也巧，女红样样精通，尤其会绣花，而且自画自绣，乡里人都夸她绣得好。她绣的荷叶是从荷花梗上生枝，于是孩子们笑她，她却道：“不一样不可以吗？我是全凭自己想出来的，哪里比得你们有什么画谱、画帖呢。”母亲是凭借自己的感悟和想象去领略、表现生活中的美，这在不经意中自然对开贞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日常生活中，她也同样鼓励甚至“纵容”开贞与众不同的发现、想法。或许她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这种宽容、大度，实际上是交给了孩子一把开释想象力的钥匙。

乐观、开朗的母亲，同时也是一位家教严厉的母亲。父亲一般不理家事，



所以启迪、教化小开贞如何做人处世的都是母亲。母亲要他从小做一个正直的人，并不靠什么“清规戒律”的约束，而是在点滴小事上微言大义，言传身教。开贞永远忘不了四五岁时经历的一件事。

那是一个秋天，一直体弱患有“晕病”的母亲又晕倒在床上，呻吟呕吐不止，不进茶饭。深爱母亲的开贞急得不得了，听大人们说芭蕉花是治此病的良药，可芭蕉花在四川很稀少，即使有，价钱也很昂贵。不过也巧，一天，开贞和二哥在天后宫隔着墙无意看到园内有一株芭蕉正在开花，他们大喜过望。小兄弟俩翻墙过去，小心翼翼地摘下那串芭蕉花，飞奔回家。

“妈妈，芭蕉花有了！”他们把花捧到母亲床前。

谁知，母亲问明芭蕉花的来历后勃然大怒，喝令兄弟俩跪下。她强撑着病体坐起来说：“别人的东西，不得到允许是不能要的，你们竟然去偷，我还不不如病死了的好……”

她叫兄弟俩立刻将花送回天后宫。开贞从未见母亲发过这么大的火，即使是在他调皮惹事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从天后宫园子里摘串花就是偷。兄弟俩哭泣着把芭蕉花送回天后宫的香案上。

那天的中午饭，父亲没准他们兄弟俩吃。开贞当然一直铭记下了这做人之道，也铭记下了这严厉中的慈母情：“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

3、“临风诵我诗”

开贞刚刚过了懵懂无知的岁数，到了四岁半上就跟父母吵着要到家塾去读书，一半是因为哥哥们都是进了家塾的，一半是觉得读书似乎是一件很有



趣味的游戏呢。这得归功于母亲教他念的那首诗《翩翩少年郎》：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不过是首打油诗，可诗中描绘的情景，对于小小年纪的开贞的好奇心和好胜心来说，真是一个绝大的诱惑。骑着马——不必是真的马啦，折一枝竹竿夹在腿下，手上抱着书本，翩然进入学堂，那是一种多么神气，多么得意的情景哟！还有，开贞觉得自己已经能够听得懂讲“圣谕”的先生说善书了（当地民间一种说书的形式），那可是讲给大人们听的啊！

母亲觉得娃儿四岁多就进家塾还早了点，父亲却以为早点给孩子穿起牛鼻子（乡里管儿童发蒙叫“穿牛鼻”）也没什么不好，而且开贞看来是挺聪明的，于是就应允了开贞读书的要求。

家塾先生姓沈，名焕章，是位廪生，学问很好。开贞上面的几位哥哥经他发蒙教育后，先后都到嘉定进了官学，所以沈先生很得郭家敬重，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

春日里的一天，父亲带着小开贞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师。一对蜡烛三炷香，开贞对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磕了几个响头就算是拜了师，入了学。

家塾里的学童年龄参差不齐，读的书也不同，开贞刚发蒙，读的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先生读上几句，开贞就跟着诵读一遍，能读下来了，就再往下读，然后就得背诵，背熟了，先生才开始讲解。《三字经》应该算是古代的通俗读物了，但是书中那些关于人生、历史、伦理，甚至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如何能懂得，而且感觉到有趣呢？沈先生带着读过的书，开贞是很快就能背诵了，可是先生一开讲，开贞就觉得乏味得不行，一下失去了兴趣。

小孩子做什么，多半是放任着兴趣所在，像开贞缠着父母要上学堂即是如此，失掉了兴趣自然失掉了动力。每日读书、背书、描红、写字，原来并



不是那么有趣的事情，无拘无束的生活套上一个无形的大笼子，远不如跟着母亲哼儿歌，背唐诗那么有兴味。于是没过几天，开贞就开始逃学。但是已经被穿了鼻子的牛，也就由不得自己了。父亲抱着开贞，强制着又把他送回家塾，其他学童见了，就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用一个手指在脸颊上划着，嘴里念叨着“逃学狗，逃学狗”，他们大约也都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

家塾里管教学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扑作教刑”，就是打、罚。这是千百年来的教育方式，所谓“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十年寒窗苦读是为了走仕途之路，出人头地。要做官，就得能捱打，要出人头地，也得先能受罚。沈先生在乡里威望很高，当然也包括他对于学生的教刑是很严厉的。

家塾里惩罚学童的方法是很多的，譬如用一二分厚三尺来长的竹片打，还分乱打和正式的打法。乱打是先生随时发觉学童偷懒了，或是调皮了，竹片子就飞过去隔着衣服一通乱打。正式的打法，则要受罚的学童自己搬上板凳，恭恭敬敬站在孔夫子牌位前，自己挽起衣服，褪下裤子，伏在板凳上挨先生的板子。

开贞年纪小又聪明灵动，被沈先生正式的打罚还没有过，但竹片子乱打一通的惩罚是少不了要捱的。隔着衣服打在身上还好受些，打在脑壳上，一下就得起个包，一次打罚下来，小小的脑袋上有一面就全是包块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得不能挨枕头，只好暗自哭泣。父亲见了，道是先生打得好，要想自己的娃儿成才，娃儿要捱得打，大人也不能心软。母亲虽说知道这个理儿，见了娃儿这副样子，还是不免心疼，就寻出一顶旧硬壳帽子让开贞戴上。开贞戴上这顶帽子，仿佛有了一个“铁盔”，先生的竹片再往头上敲，只有一阵空响，头皮不受苦了。有一天，五哥发现了这个秘密，把“铁盔”抢了去，开贞号啕大哭，结果先生也发现了这个秘密，再打起来时，就要开贞揭去帽子打，这下母亲可没了办法。

罚跪也是名堂多的一种惩罚手段。最简单的是让学童长跪在孔夫子神位前，腰板、大腿、脖子都要挺直。地面是三合土夯的，硬度与砖地没有区别，吃苦头的是两个膝盖。重一点的惩罚就要在头上再加顶一条板凳。家塾里的板凳都是硬木制的，死沉，顶上一会儿，腰、腿、脖子就又酸又疼了。如